

「今仔日嘛來喔？」

早上七點，解籤詩的廟公拿著掃把，正要打開廟的大門。他的臉泛著整夜沒睡的酒光，一顆垂在眼瞼的大黑痣，壓得他佝僂的背愈加沉重。這不是我今天第一次見到他。今天，凌晨三點，我在滿庭芳和他擦身而過，他一樣戴著暗紅色鴨舌帽，帽上金邊繡了振興宮的字樣。關於他今天凌晨的印象，僅止於帽子。因為他身邊摟著他手肘、笑得花枝亂顫的女郎，和他一樣高，那是我國中同學，莉莉。

莉莉，是英文名字 Lily 音譯過來的，原本是百合的意思。滿庭芳的前身叫作百合香，招牌換了一個，上面兩個露奶的臉變得更尖，姿勢沒變，胸部垂得幾乎要溢出手掌大的三角罩杯。招牌下屋子的格局照舊，裡面的黃金陣容，也只是換過一輪新的名字。莉莉，現在成了 Lulu。前陣子臉還塗得老白，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滿庭芳這名字帶財，懂得擦較高級的粉了，臉皮和脖子已經沒有色差。但她的眼線一天比一天畫得更長，直入髮際，尖酸的三角眼尾吊得老高，她使我常聯想起吊死的林投姐，心裡一陣發寒。

Lily，這英文名字是國中時的英文老師幫她取的。我記得特別清楚，我那時是英文小老師，Lily 不管是思緒或動作都很敏銳，老師一發問，她能馬上舉手回答。我幫她加了不少分，作業簿上一整行都是 Lily 的名字。

我知道 Lily 家裡是賣鱈魚意麵的，手腳特別俐落。莉莉，現在是 Lulu，已經是滿庭芳的紅牌。她和土鱈魚一樣，遊走在酒客間，一口豔紅色大嘴沒有合起來過。

外面流行快且咬字不清的饒舌歌，滿庭芳內還堅持唱「哭調仔」，歌聲且慢，拿麥克風的嘗試讓自己的台灣國語腔唱得字正腔圓。滿庭芳最流行演歌唱法，每個字的音節拖得又衰又長，唱的是歹戲敖拖棚，奧戲搞鑼鼓。

這裡的酒客，名字都像經過皇民化運動。

解籤的廟公，叫作隆雄。

「逐日都來，是袂求啥？大學猶是七辣？」

「求恁娘啦。」

「幹恁老師，死囡仔舖，贛三洩？」

我能讓廟公發火，卻不能使地方大廟發爐。寶仔嬭在生前，金紙桌旁邊透明的功德箱裡，每天還能看見兩張單薄的一百元紙鈔安靜地躺在最底部，寶仔嬭往生後，箱子空得可以拿來裝金紙灰。寶仔嬭逢人就叨念大廟沒落的原因。她認為廟口菜市場豬肉販造孽最

深，「殺豬了，擺去井仔口洗手，夭壽喔！死人喔！清水祖師公擱卡靈誠，嘛乎洗尬全身軀冤仇喔！造孽喔！」井仔口積血成河，清水祖師公分身乏術，難以渡化冤靈，雷府大將和李府千歲忙著渡枉死豬的冤魂，沒有主神有暇插手村民的福祿壽。

只有我和寶仔嬾相信清水祖師公會回廟裡巡視。寶仔嬾往生後，剩我一個了。

有些較幸運的早晨，廟公還沉醉在滿庭芳酒女的溫柔鄉裡，喃喃低語著「媽祖保庇」，我得以和清水祖師公、雷府大將，李府千歲獨處。我沒投過香油錢，我知道祂們需要的不是紙鈔，所以我只燒紙錢給祂們。

九支香，從左殿的謝府元帥，巡到右邊的中壇元帥，一個小爐插一支香，剩下三支，插進大殿天公爐，日光直射中殿擎天柱，裊裊餘煙，香灰漫步。要等香燒到一半，燒到清水祖師公火燒屁股急，祂才曉得自己還有一神半職。有時候，祂神遊得比較遠，燒完一炷香還燒不到祂回神，我只能偷偷摸摸爬上神壇，敲敲祖師公的神像，通知祂上班。

「叩、叩。」聲音清脆，迴盪在空心的木雕像裡，清水祖師公還沒回來。再敲個幾下，聲音越來越苦悶，祖師公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到工作崗位。

「清水祖師公，雷府大將，李府千歲，善徒李家緯，住佇台南市佳里區仁愛路十里巷 27 號，生辰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初七子時，借問祖師公、千歲、元帥今仔日心情好否？若是心情好，請乎我一介聖筊。」

哭筊。

要體諒神明偶爾也會不想上班。「清水祖師公，雷府大將，李府千歲，善徒李家緯，住佇台南市佳里區仁愛路十里巷 27 號，生辰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初七子時，借問祖師公、千歲、元帥，今仔日甘需要多燒兩份金紙？若需要，請乎我一介聖筊。」

聖筊。

多燒兩份紙錢，我的午餐就多兩包方塊酥，闔家歡喜。神明不貪財，祂貪得是誠意。我興沖沖地從書包拿出一張空白的今彩 539，壓在紙錢下，問：「借問祖師公、千歲、元帥，這期的幸運數字是幾號？從 1 開始擲，若是對啊，請乎我三介聖筊。」

哭筊。

靠背。

每天都要如此進行好幾輪的擲筊。有時候我猜想，是不是神明太過寂寞，才用這種方式把我留在廟裡？單調響亮的擲筊聲，讓氣派的殿堂不那麼肅靜。我很樂意和神明聊天，

我只需要自己想話題，而祂們只需要告訴我：「是、麥笑死郎、靠腰喔。」三個答案，當祂們回答「是」以外的兩個答案，我必須自己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案。

神明跟人一樣，喜歡簡答題。

「借問祖師公、千歲、元帥，這期甘會中頭獎？」

笑笑。

「祖師公，這支明牌是你乎我欸餒？麥搵自己嘴皮啦。頭獎八百萬，佢佢三介對分，我攞有兩百萬。佢不想袂換鑲金欸新裳喔？佢若想，乎我一介聖筊。」

聖筊。

「郎講人要衣裝，佛要金裝，若欸當鑲金，誰想袂做塑膠？兩百萬...兩百萬欸使創啥？二十萬，二十萬就欸使贖我母啊...按餒攞有一百八十萬，一百八十萬，一百八十萬欸使創啥？甘欸使佢我爸欸跛腳醫乎好？乎我聖筊啦，做神明欸麥遐呢凍酸啦。」

笑笑。

凌晨三點，前往滿庭芳的路上，阿美鱔魚意麵攤還坐滿酒意酣然的郎客，人聲嘈雜，攤子悶熱難耐，像悶在塑膠袋裡。阿美姨看到我，歡然地招呼。阿美姨身形圓潤，梨子身，額頭一個小巧的美人尖，活脫是顆西洋梨。她的胸部飽滿，腰間繫一條不合身的圍裙，乳房呼之欲出。阿美姨沒有把大胸部和梨形身材遺傳給 Lily，Lily 是扁身，一雙筷子腿細且長，除了大眼睛，全身上下沒有一處和阿美姨相似。阿美姨不知道她唯一的女兒曾經叫做莉莉，現在叫 Lulu。凌晨三點，星光映照孱弱的攤子燈光，阿美姨的指腹探入土鱔魚刮除腸泥，她不知道，酒客正挺入她唯一的女兒的柔軟的喉嚨。

「也是一碗鱔魚意麵，做羹的齋？」

「對。」

阿美姨在攤子忙進忙出，她不知道，酒客也在她唯一的女兒的身體裡忙進忙出。

我擲筊問過神明該不該告訴善良勤奮的阿美姨事實，清水祖師公連續給我三個笑笑。我問祖師公是不是人各有命，囡仔郎有耳無嘴，祂給了一個聖筊。

當阿美姨興高采烈地秀給我看 Lily 的美容乙級證照時，我確定清水祖師公是對的。

「阿緯，你看，阿美考過美容師證照啦！」成為專業的美容師，開一家美容院，其實是阿美姨的夢想。

「我希望我媽可以開心點。」Lily 將美容丙級證照亮給我看時說。

阿美姨遞給我一份鱈魚意麵，脫下透明手套，指甲上精美的水晶亮片，比攤子的燈光還閃爍。「很漂亮。」我說，「阿美幫我弄的啦。」找完零錢，阿美姨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。

「阿緯，是不是很辛苦？早上要讀書，晚上還要給你阿母送麵。」

「不會啦。」

看不見的，比看得見的，更辛苦。

這時，原本悶在塑膠袋裡，嘈雜的攤子，突然被一聲尖銳的玻璃撞擊聲劃破，「蛤啦！」爆栗似的吼聲響起，接著是碗盤、桌子、椅子暴力的交響樂在孱弱的燈光裡無力地彈奏。我見到身材高挑，和 Lily 一樣有一雙長腿的男人，在混亂的交響樂團裡，搖頭晃腦地揮舞著酒瓶指揮。

「我恨他，我這輩子都恨他。」我想起 Lily 咬牙切齒的臉，那時她還脂粉未施，大而亮的眸子裡流露真切的憤懣，而非死沉的武裝。

遠方響起警笛聲，藍光，紅光，藍光，淚光，阿美姨跪在地上，警察高高站著，莉莉，噢，Lulu，和酒客現在大概是一樣的姿勢。這是阿美姨數不清第幾次被開紅單，繳不完的紅單，疊在那張乙級證照上，漸漸地，連一角都看不到了。

人各有命，鱈魚麵快涼了，我趕緊用力踩踏板，往摸不著邊際的死寂騎去。

下午一點，身體在睡夢中突然失重，「碰」的一聲，我從空中掉下來，嚇得魂飛魄散。桌子被我無意識踢倒。自從阿母離開家後，我時常在睡夢中墜落，快馬似的一陣抽搐亂踢。網路上說這是缺乏安全感，我問清水祖師公該怎麼辦，「借問清水祖師公，是不是麥困就袂有問題？」清水祖師公給我三個聖筊。

我刻意讓自己不在午休時睡著，但清水祖師公偶爾想來夢裡和我單獨說說話。

有起床氣的同學成群圍了過來，他們的臉黑壓壓的，和早上七點的清水祖師公一樣。

「欸，我今天早上在滿庭芳看到你。」

說話的是陳昭應，身材魁梧，時常在教室裸著上半身，露出右肩一年四季都貼著、骯髒汗臭的撒隆巴斯貼布。陳昭應是轎班出身，偶爾耍耍宋江陣和八家將的茅槍。班上所有人都怕他，包括我，我敢敲敲祖師公的神像，但陳昭應的汗毛一根也不敢碰。聽說他在別

的宮廟廟會，曾和其他幫派分子喬不攏，摔爛一尊黑面媽祖像。從此在江湖上有了「黑面應」的稱號。我偶爾在滿庭芳看到他。

「笑死，真的還假的？李家緯去開查某喔？」

「幹，平常一個聖人樣，懶趴也會癢。」

「沒有啦，你看錯了啦。」我無力地說。

「小燕跟我說那個越南仔茉莉是你媽欸，哈哈，老母乎人幹喔？」

等我眼睛能夠聚焦，陳昭應已經捂著右臉，一根小巧的牙齒斷在地上。我愣愣地看著那根牙齒，背部受到重擊，我仍愣愣地看著那根牙齒，直到周圍的視野越來越小，越來越小，小得連一根牙齒都快容不下，眼前一黑，我趴倒在地上。

原來，被打，這麼痛。

原來，阿母，這麼痛。

凌晨三點，阿母在床邊哭叫。我哭了出來，視野隨著刮耳的尖叫銳化。他們把竹掃把甩到我的背上，一下又一下，阿爸把拐杖甩到阿母的背上，一下又一下，我彷彿看到清水祖師公大壽那天，廟埕前的鞭炮，炸得劈裡啪啦滿天響。鑼鼓，嗩吶，黑無常白無常的鐵鍊在地上拖得嘎拉響，一下又一下，八家將的茅槍，阿爸的拐杖，一下又一下，電音舞曲，鋼管女郎，阿母在五光十色的旋轉霓虹燈前，邊跳邊甩掉身上的比基尼，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妳要去哪裡？」

那晚阿母抓著被打爛的衣服，往摸不著邊際的死寂跑去，「阿母，阿母，麥走！」阿母空蕩蕩的背上一條條血痕，我想起廟公在起駕時如何拿鯊魚劍抽打自己的背。

「擲！擲筊！擲看麥恁阿母走去哪了。」

寶仔嬭在清水祖師公前壓著我的頭，一下又一下，磕頭，一下又一下，和旁邊信徒擲筊的聲音一樣響亮。「恁阿爸造欸罪孽，你得愛替他還。」

「我袂曉！」我邊磕頭邊哭喊。

「我擲，你學！」寶仔嬭閉上眼睛，雙手緊緊合十，神情像家福寺的觀音佛祖，「信女林阿寶，住佇台南市佳里區仁愛路十里巷 27 號，生辰是三十年次正月初八申時，借問祖師公、千歲、元帥，阮阿緯欸老母甘有平安？若是平安，請乎我三介聖筊。」

聖筊。聖筊。聖筊。

「安餒借問祖師公、千歲、元帥，阮阿緯欸老母甘擱佇台南？甘有返去越南？若是擱佇台南，請乎我三介聖筊。」

聖筊。聖筊。聖筊。

「擱來，你頭轉過去，耳朵搵欸，麥聽。」

「借問祖師公，千歲，元帥，我彼日佇滿庭芳看到阿緯欸老母穿尪虛虛花花，腮仔邊畫尪紅吱吱，甘是落海啊？若是，乎我三介聖筊。」

匡啷。匡啷。匡啷。

唉。死郎喔。

我搵住耳朵，仍掩不住寶仔嬭長長的嘆息。

「啥！愛二十萬？贖身愛二十萬？妳是佢郎簽啥米合約，得愛二十萬？」

「媽，我不識字啦，他們叫我簽，我就簽啊。」

「我是啥米款命喔，娶佢妳即介媳婦！生佢彼摳兒子遐憨慢！夭壽喔！死郎喔！」

作稼的都是硬骨人，寶仔嬭沒有放棄過小兒麻痺的兒子，也不會放棄下海的媳婦，她再把我押到清水祖師公前，要我擲筊跟神明求明牌。

「二十萬，搶欸卡緊喔...祖師公，你得保庇阮阿緯即介可憐囡仔，伊老北就是跛腳，卡欸娶越南某...阿緯才幾歲，贖老母得二十萬，你得嘎保庇，若嘸，乎我一歲尪伊換一萬...」

「阿嬭，我欸曉擲筊！」我強忍鼻酸，大聲唸道：「清水祖師公，雷府大將，李府千歲，善徒李家緯，住佇台南市佳里區仁愛路十里巷 27 號，生辰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初七子時，借問這期今彩 539 的幸運數字是幾號？從 1 開始擲，若是對啊，請乎我三介聖筊。」

那期開出 05 和 11，中了貳獎，兩萬塊，我開始相信神蹟是存在的。每天早上七點準時到廟前等廟公開門，等到 Lily 變成 Lulu，等到寶仔嬭往生，我再也沒有中過獎。清水祖師公和今彩 539 卻成為我的信仰，我堅信財運不會來得這麼快，畢竟有誰能一夜賺到八百萬？甚至，只要中十次貳獎，我就能幫阿母贖身。已經中了兩萬塊，剩十八萬，再十八萬，我就能幫阿母贖身...

現在，兩萬塊，我得賠黑面應的一根牙齒。一根牙齒，離阿母的自由之日又更遠了。二十萬，剩二十萬，我不顧背痛得歪七扭八，跪在祖師公面前磕頭，一下又一下，我感覺到寶仔嬭彷彿也在旁邊向祖師公磕頭，擲筊，一遍又一遍地擲筊，「清水祖師公，雷府大

將，李府千歲，善徒李家緯，住佇台南市佳里區仁愛路十里巷 27 號，生辰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初七子時，借問阮老母甘欵使早日脫離苦海？」

笑筊。笑筊。笑筊。哭筊，哭筊.....

四月初，阿爸鐵皮厝前的樣仔欖剛開小花，是清水祖師公回鄉的季節。寶仔嬭在生前說過，清水祖師公有個台灣故鄉在屏東潮州。祖師公下班後神遊回祂的故鄉，難怪，從屏東回到台南確實需要一點時間。寶仔嬭騎著氣若游絲的野狼傳奇 125，跟著自震雷宮來迎接清水祖師宮回鄉的迎神隊伍，屏東—台南一日來回。祖師公法力無邊，從屏東回台南尚且需要一柱香的時間，寶仔嬭騎野狼傳奇 125，腳踩五檔，油門催到底，能突破老狼的肉體極限，一支大貢香燒盡，樣仔欖的風景，逐漸變成黑珍珠蓮霧。

震雷宮，閃雷公，清水祖師公回鄉日，西北雨下得特別厲害。雨聲淒厲，從佳里隨著隊伍一路下到潮州。「天公伯是塊靠。」野狼置物箱裡隨時塞著兩件揉成一團的備用黃色塑膠雨衣，但是寶仔嬭沒有拿出來穿過。「遐麻煩，雨衣穿了，清水祖師公，攏返去佳里啊。」對嬭孫兩人而言，屏東等於雨季，在清水祖師公的故鄉，祂的淚水沒有停過。

「我若是跟祖師公來去，你就是一隻孤鳥啊。」寶仔嬭手拉離合器，野狼正駛過萬巒，「我袂跟阿嬭全款漂撇。」

後照鏡，寶仔嬭笑得齜牙咧嘴。

「妳若遐風神，若不去找正經頭路？」屏東—台南一日來回，狼 R125 差點嘔氣，寶仔嬭仍中氣十足，大搖大擺地罵進百合香，像是土地公牽著金童要入其他神明的廟。

「媽，我四十歲了，摺不識字，袂去哪找頭路？」

「ABC 遐簡單妳看嚙？恁祖媽七八十歲，做手工賺幾千摺，一枝草呷一點露，那欵找嚙頭路？」

「媽，我佇這唱一晚，收入嘛袂歹啊。」

「夭壽死郎，收入袂歹喔？我看妳是豬母牽佻牛墟，想錢想佻頭殼歹去！厝邊頭尾若傳講阿緯欵老母塊做酒店查某，伊心裡想啥欵？妳做母親欵，甘有替阿緯想？」

「媽，妳只有替妳孫子兒子想，有沒有為我想？厝邊說彼家越南仔配跛腳，妳有沒有幫我出頭？妳兒子打我，妳有沒有教訓妳兒子？都是做母親的！媽，靠山山會崩，我來台灣，是袂找靠山，不是乎欺負！」

後照鏡，寶仔嬭曬得通紅的臉上，兩條笑紋深得像清溝。

阿緯，咱做人，愛有氣魄，麥乎看衰沒。

阿美伊母仔嘛是越南仔，不是逐介越南仔攏放炆放子。

人各有命。阿緯。人各有命。

兩天後，清水祖師公回佳里。寶仔嬭去屏東做仙。

「信女林阿寶，住佇台南市佳里區仁愛路十里巷 27 號，生辰是三十年次正月初八申時，拜託清水祖師公雷府大將李府千歲，得保庇阮阿緯平安大漢。祖師公，我欸當活尪一百歲，恁提早尪我收走，得說話準算，乎阿緯緊賺二十萬。」

清水祖師公有個俗名，叫做陳昭應。寶仔嬭在生前說過，黑面應是清水祖師公的後人。黑面應起駕，踏破枉死城，行過奈何橋，孤魂破城，野鬼晃蕩，搖鈴催命。「天地水府，三界高真，無邊法顯大慈仁濟度應良辰福被萬民…」廟公拿紅布符紙包手鈴助念，一個童乩，一個桌頭，日頭赤炎炎，黑面應血流如柱，整個廟埕，都是赤色。

我和黑面應打過幾次架，七八歲的時候。鄉野頑童，打架實屬正常。但黑面應貴為地方大廟的童乩，神體護身，侵犯不得。每次和黑面應打得昏天暗地，被寶仔嬭抓包，就是一陣毒打，直要把我打回陰間地府。

黑面應的阿母是印尼人，來當幫傭的。她拿的是工作簽證，生完黑面應後被遣返回國。黑面應沒見過自己的母親，卻常笑我是越南混種，小時候被寶仔嬭打怕了，不敢和黑面應正面輸贏，寶仔嬭去屏東做仙，再也不能管我和黑面應打架。咱做人，愛有氣魄，麥乎看衰沒。

我感覺得到黑面應的自卑，拳拳到肉。

咱做人，愛有氣魄，麥乎看衰沒。

我三番兩次和清水祖師公打架，難怪祂收走寶仔嬭，又說話不算話。

凌晨兩點，我接到一通電話。來電顯示為陌生號碼，通常我是不接陌生電話的，心頭一熱，我按了通話鍵。對方沉默半晌，才急切地嚷嚷：「阿緯，我是 Lily，還記得我嗎？你媽要被賣到台北了！」



腦袋一暈，手機從手中滑落，我跌跌撞撞地跑到儲藏室打破豬公，裡頭只有三張千元紙鈔。我從儲藏櫃底層抽出水果刀，三千塊，一把刀，我，阿母的兒子，要搶回阿母的自由之身。

凌晨兩點半，腳踏車摔進滿庭芳的櫃前，「阿母！阿母！阿緯來了，妳不要去台北！」

包廂裡的高歌驟停，我的水果刀從口袋滑落，小姐們此起彼落地尖叫。櫃檯的老鴿瞥我一眼，在菸灰缸揮幾下菸，「免追了，人走了啦。」

「我有錢！我有三千塊！」

「阿緯，你阿母從你七歲開始在這裡做，十年了，你都十七歲啦。十年，你以為你阿母賺不了二十萬嗎？」

我坐在地上，抬不起頭。

「你以為你阿母不是自由之身，這樣想你自己會好過一點，但是你阿母今天所有的決定，沒有人幫她做主，你知道嗎？她有沒有跟你道別？」

昨天，凌晨三點，阿母塞了一張五萬元的越南紙鈔給我，「阿緯，看著這張紙鈔的時候，想我好嗎？」

「不要，我要拿二十萬，帶妳回家。」

「阿緯，我不能回家！你知道我回去那裡會怎麼樣嗎？我會被打死！」

「阿母，我已經不是七歲了，我長大了，我會保護妳。」

「阿緯，我來臺灣的時候，仲介也說過會保護我，我從越南過來，沒有人能保護我！」我口口聲聲要保護阿母，對阿母來說，只是自私地想把她拉回地獄。

阿爸買了阿母，用婚姻的名義買娶一個女傭。而我是婚姻的結晶，精卵的結合，是自由與金錢交易後的發票和收據。阿母的工作契約是一幀結婚證書，沒有談定的工時，沒有一例一休，沒有基本工資。阿母把薪水往老家寄，被阿爸視為「背叛僱主」的行為，阿爸，對阿母動用私刑。

原來阿母，也有想離職的時候。

阿母，原來妳早已自由了。

我不恨阿母。我突然明白清水祖師公說的，人各有命是什麼意思，其實所有問題的答案我們心裡都很清楚，只是需要一問再問，才能堅定不移。

凌晨三點，「我今天想點 Lulu。」我把三千塊放到老鴿面前。

「三千塊，你要做全套的嗎？」莉莉看著我，臉色鐵青。自從莉莉下海，我已經兩年沒和她說話。和她正面對視，她的睫毛和眼線著實嚇人。我搖搖頭，說：「能不能去卸妝？」

卸妝後的 Lily，是國中時，和我搶同一支枝仔冰吃的女孩。

「欸，騎慢一點啦！」

嘉南平原的稻田，在接近夏天的尾聲，是一波波搖曳的金浪。台南的陽光無論四季都相當溫暖和煦，秋風和甘蔗口味的枝仔冰一樣充滿甜味。我載著 Lily 騎在墓仔埔旁邊的小路，水溝比路還大條，因為稻田需要大量的水灌溉。鄉下的墓仔埔多半藏在稻田裡，骨灰和吃的米一起收穫。

糖廠的五分車在兩年前停駛，我們跟著破敗的五分車鐵軌環繞整個佳里區，最後停在百合香對面的停車場。我和 Lily 嬉笑打鬧，「欸，假如以後妳去做酒店，是不是也會叫百合？還是叫莉莉？」

「你才會去做酒店啦！」

她點播伍佰的歌。我按住她的手，「點周杰倫吧，妳喜歡周杰倫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國中畢業旅行，在遊覽車上，妳唱的都是周杰倫。」

Lily 開始啜泣。我想起稻田，糖廠，五分車，我和 Lily 靠在日治時期載甘蔗的火車頭前，頭靠著頭吃同一支枝仔冰，甘蔗口味的。

我輕輕倚著 Lily 柔軟的胸脯，像汲取奶水作為營養的嬰孩，她像母親，那一對小巧的乳房，像母親，像北頭洋，佳里唯一隆起的小丘陵。我們站在那上頭，思緒飛得好高好遠.....